



世界经典名著

# 都德小说选

〔法〕都 德 著  
全 利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最后一课 .....	员
八连合唱团 .....	苑
拉雪兹神甫公墓之战 .....	员
桑基耐尔的灯塔 .....	缘
“谢米冉特”号船的沉没 .....	圆
海关人员 .....	愿
居居尼莱的神甫 .....	猿
老人 .....	源
保卫达拉斯贡 .....	濉
贝利塞尔的普鲁士人 .....	缘
农民在巴黎 .....	远
警告三次 .....	苑
祈祷之夜 .....	苑
安居 .....	苑
皮特尔的马车 .....	愿
格尔尼先生之秘 .....	缘
在米里亚拉旅行漫记 .....	怨
蝗虫 .....	员源
小馅饼 .....	员怨
船上独白 .....	员源
法兰西仙女 .....	员愿
最后一本书 .....	员圆

出售房屋 .....	员苑
三十万法郎 .....	员袁
繁星闪烁 .....	员缘
阿尔那姑娘 .....	员员
教皇的骡子 .....	员苑
乳酪汤 .....	员愿
圣诞夜餐 .....	员员
教皇死了 .....	员苑
海边的收获季节 .....	员园
红山鹑的愤怒 .....	员苑
镜子 .....	员源
三次小弥撒 .....	员愿
橙子 .....	员愿
两家酒店 .....	园园
赛亨先生的山羊 .....	园苑
台球 .....	园缘
它耳马尔法官之梦 .....	园园
小间谍 .....	园缘
母亲 .....	园袁
围困柏林 .....	园愿
糟糕的朱阿夫兵 .....	园苑
布提瓦尔的挂钟 .....	园袁
沙漠旅行客店 .....	园愿
八月十五日荣获勋章者 .....	园袁
公社的阿尔及利亚步兵 .....	园园
前哨 .....	园源

暴动 .....	園園
渡船 .....	園苑
散文诗 .....	園園
皮休的公事包 .....	園怨
金脑人的传说 .....	猿缘
诗人米斯特拉 .....	猿怨
旗手 .....	猿苑
阿尔萨斯 .....	猿原
尊敬的高歌神甫的药酒 .....	猿怨
在卡玛尔戈 .....	猿园
怀念营房 .....	猿园

## 最后一课 ——一个阿尔萨斯小孩的故事

那天早晨，我上学太晚了，我好害怕挨老师的训斥，尤其是阿麦尔先生曾告诉过我们，他要问分词规则那部分，然而我却一个字都不会读。这时，在我的头脑唯一的念头就是冒险逃学、去田野走走。

天气是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树林边乌鸦嘶嘶的鸣声被送到身边，锯木厂后面，普鲁士军队在贝尔草地上操练，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比分词规则更加具有吸引力，可是我没有被打动、并且加快脚步向学校跑去。

路过村政府的时候，看到有不少人停留在小布告栏前。两年以来，一切坏的消息例如打了败仗啦、征壮丁、征物质，以及普鲁士占领军司令部发布的命令啦，都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我并没有停住，可是心里在想：

“又有什么事了吗？”

当我跑着穿过广场的时候，正在布告栏前同徒弟一起看布告的瓦克特尔铁匠对我喊道：

“小家伙，用不着那么紧赶，去多晚也不会迟到了！”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便气急败坏地跑进阿麦尔先生的小教室。

平常日子里，刚一上课的时候，经常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倾斜课桌的开开关关，同学们一起捂住耳朵大声朗读课



文的声音，街上都听得见。老师用大戒尺敲打着课桌，嘴里喊着：

“安静一点！”

本指望一阵嘈乱能够让我偷偷地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然而，这是不同于往常的一天，全都安安静静，仿佛是礼拜天的清晨。通过打开的窗户，我看见同学们已经非常规整地坐在他们各自的座位上，阿麦尔在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腋下夹着那根叫人害怕的戒尺。我没有办法只好推开门，在这种极端安静中走了过去。我有多么的尴尬，多么的心惊胆颤，请你们自己去想吧！哪知道，事情根本不就是这样，老师并没有显出非常生气的样子！而是非常温和地对我说：

“快点到你的座位上去吧，我的小弗朗茨；我们就要准备上课了。”

迈过长凳，快速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从惊恐中稍稍回过神来，这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竟然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常礼服，领口系着折迭得很精致的领结，头上戴着那顶绣花的黑绸小圆帽，如此着装，仅仅只有在上学头派人到学校视察或学期终了发奖时他才穿戴的。整个课堂也显得那么不平常而庄严。可是，最叫我惊奇的是，教室后面平日那些经常空着的长条凳上坐着一些和我们一样沉默不语的村民，有头戴三角帽的奥泽尔老人，有卸任的镇长，有以前的邮递员，另外还有不少其他人。所有这些人都愁容满面，奥泽尔老人还带了一本四边破损的旧识字课本，摊开放在膝头上，他那幅大黑边眼镜会放在上面。

就在我对这一切感到惊诧莫名时，阿麦尔先生走上讲



台，用刚才跟我说话的那种既温和又严肃的声音，对我们说道：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了。柏林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学校只允许教德语……新的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请你们细心地听讲。”

这几句话立刻使我变得心慌意乱起来。啊！这群混帐东西，原来这就是他们贴在村政府布告栏上的消息。

这是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仅仅凑合着能够写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法语就到此结束了！我现在是多么悔恨自己浪费光阴啊！悔恨自己从前逃课去掏鸟窝，去萨尔河溜冰！我的那几本书，我的语法课本，我的神圣的历史书，刚才背在身上还觉得有多么的讨厌，多么的沉重，现在却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离开它们叫我十分伤心。另外还有阿麦尔先生。一想到他就要离开这里了，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了，以前戒尺打我、责骂弦的事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

多么可怜的一个！

为了上这最后一堂课，他才身穿这漂亮的节日盛装。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村里一些老人坐在教室的后头坐着，这似乎表明，他们在悔恨当初来学校的次数太少了。这好像也是在感谢我们老师，感谢他四十年来兢兢业业地为学校服务。另外，向将要离开他们的祖国，表示他们依恋的心情。

我正处于胡思乱想之际，突然听见叫我的名字。原来轮到背分词规则了。如果我能够大声、清晰、准确无误把这

— 猿 —



些重要的分词规则背出来，还有什么代价我不肯付出呢？可是，刚背几个字，我就弄不清楚了。我站在凳子前面，左右摇摆，心里非常难受，头也不敢抬。只听见阿麦尔先生这样对我说道：

“我不训斥你，我的小弗朗茨，你受的惩罚可能已经够多了，事情就是这样，每天，我们都对自己说：算了吧！我多的是时间，我明天再学。现在，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唉！当初我们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就是把教育延迟到明天。现在，那些人便有理由和我们说：怎么！你们自以为自己是法国人，可你们既不会说也不会写你们的语言！我可怜的弗朗茨，所有这一切的造成，罪恶最大的并不是你。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

“你们的父母没有十分执着地让你们去求取知识。他们宁愿把你们送到田里或纱厂里去干活，好多挣几个铜子。我自己呢，我也有许多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我经常让你们到我的花园浇水以此代替学习。当我想钓鲑鱼的时候，我就随随便便放你们的假。”

阿麦尔先生从一件事谈到另一件事，然后开始给我们讲法语，他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是最清楚的语言，最严谨的语言，我们应该保住它，并且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因为，在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把它的语言好好保存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牢的钥匙。随后，他拿起了一本语法书，领着我们朗读了一课书。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竟理解得这么清晰。他所讲的一切我都觉得很容易，很容易。我同时感觉到，如此认真地听讲，我还是第一次，他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耐心地讲解。这个可怜的人，好像想在离开



这里以前，把他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让我们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

讲解完课文后，接着就上习字课。这一天，阿麦尔先生专门替我们准备了许多崭新的字卡，上面用漂亮的圆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在我们课桌的三角架上挂上了这些字卡，就仿佛许多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应该清楚每个人都是那样聚精会神，教室里是那样寂静无声！唯一能听到的是笔尖在纸上的沙沙声。有一回，几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可是谁也没有去注意它们，连那些顶小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正全神贯注地练直杠笔划，好像这些笔划也是法语，鸽子在学校的屋顶上低声地咕咕地叫着，我一边听，一边琢磨：

“那群普鲁士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语唱歌呢？”

我不时地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看见阿麦尔先生一动不动地坐在讲台的椅子上，眼睛注视着四周的一切东西，好像要把这个小小教室里的所有东西都装进目光里带走。我稍微一想就很清楚：四十年来，他一直守在这个地方，守着对面的院子和一直没有变样的教室。只有教室里的长条凳、课桌用得长久而变光滑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自己亲手种下的那棵啤酒花现在爬上了窗子，碰到屋檐了。这个可怜的人听见他妹妹在楼上的卧室里来来回回地收拾行李，想到眼前的一切就要离自己而去，这对于他来讲是何等伤心痛苦的事啊！因为，明天他们就要动身了，永远离开自己可爱的家乡。

他居然还有把课上完的勇气。习字过后，我们上了历史



课，然后是小班学生全体一起合唱。在那边，教室的后头，奥泽尔老人架上了眼镜，两手捧着识字课本，跟我们一起读字母。我发现他也同样专心致志，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听起来有一种让人说不出滋味的滑稽，叫我们又想笑又想哭。噢！我将永远都记得这最后的一课……

突然，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随后响起了祈祷的钟声。与此同时，普鲁士士兵操练完回营的号声在我们的窗下回响……阿麦尔先生面色惨白，在讲台上站起来。在我的心目中，他第一次显得如此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道，“我的朋友们，我……我……”

可是，他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他没能把这句话说完。

这时，他回过身子，拿了一截粉笔，竭尽全力，在黑板上尽可能大地写下几个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仍呆在那里，头倚着墙壁，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手向我们表示：

“课完了……你们走吧。”



## 八连合唱团

那天晚上，马莱和圣昂托瓦纳区的所有部队都宿营在多麦斯尼尔林荫大道边的木棚里。三天来，杜克罗的部队在尚奇尼的高地上作战；至于我们这些人，据说要组成预备队。

没有什么比在郊外的这条林荫大道上宿营更悲惨的了，周围只能看见工厂的烟囱、关闭的火车站和冷冷清清的工地，在这些荒凉的街区，只有几家小店仍然亮着灯。再也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长长的木板屋更寒冷、更肮脏的了，木板屋在寒冬腊月那结实、干燥、坚硬的地面上呈一字排开，关不严的窗，永远敞开的门，还有这些如大风中的手提灯般朦胧的油灯。要想读书睡觉或坐着根本办不到。必须发明一些小孩子玩的游戏来取暖：跺脚，绕着木板屋奔跑。在离战场这么近的地方，如此愚蠢地无所事事，显得有些可耻，更有些烦人，尤其是在这样的夜晚。尽管炮击已经停止，但我们能感觉到在高地那儿正酝酿着一场可怕的战斗；不时地，当要塞上循环往复的电光照到巴黎这一边时，人们可以看见沉寂的部队士兵聚集在河边的小路上，其他士兵黑压压地登上林荫大道，仿佛在地上匍匐，与特罗纳广场的高大圆柱比起来他们那么矮小。

我就要冻僵了。我消失在这些林荫大道的茫茫夜色之中。有个人告诉我说：

“到第八连来看看……那里好像有一场音乐会。”

我于是去了八连。我们每一个连队都有自己的木板营房；但是八连的营房里灯火正亮，挤满了人。插在刺刀上的

— 苑 —



蜡烛，吐出长长的火舌，黑烟正好落在这些粗俗的工人的头上，兴奋、寒冷、疲惫和渐渐褪色、变得苍白的可恶的睡意充斥着他们的头脑。随军食品小卖部的那位女管理员，蜷缩在堆满垃圾和肮脏酒杯的小桌子后面的凳子上，张着嘴巴睡得正香。

有人在唱歌。

大厅里面临时搭了一个舞台，爱好音乐的先生们轮流登台，身披情节剧里的服装，站在那里，口若悬河。在这里我又听到了那些打鼾般滑稽可笑的噪音，以前它们总是回荡在过道深处、在挂满鸟笼、充满声音嘈杂的店铺、充满儿童喧闹声的工人住宅区里回荡。这些声音夹杂着工具的响声，钉锤和长刨的响声，单是这些声音听起来很悦耳；可是在这里的舞台上，却显得很可笑，令人伤感。

首先登台的是那位工人思想家，大胡子的机械工，他歌唱无产阶级的痛苦，“贫穷的无产阶级……噢……噢……”带着喉音，那首神圣的《国际歌》激发了他的满腔怒火。之后一个半睡半醒的人上来为我们演唱著名的《下层人》，这首歌的曲调非常乏味、缓慢、悲伤，就像是一支摇篮曲……“这是下层人，那么，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台上是他单调的歌声，台下顽固的睡眠者酣声大作，他们寻找可以靠着睡觉的角落，低声埋怨着转过身去，背向灯光。

突然，一道白色闪光从木板缝隙间经过，把蜡烛的红光映得十分苍白。与此同时，一声沉闷的炮响震动了这座木板房，紧接着的那些炮声更加沉闷，更加遥远，一阵一阵地从后面的山顶上滚过，声音慢慢减弱。战斗又打响了。

但这些爱好音乐的先生们根本没有在意隆隆的炮声！

— 愿 —



这个舞台上，四支蜡烛唤醒了这些人心中那种蹩脚演员的演戏本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本能。应该看到他们唱最后一支歌的情景，那是脱口而出的抒情歌曲。没有人再感到冷。有人上台，有人下台，有人在等候出场，涌到了喉咙边的抒情歌曲使所有人全红光满面，神采飞扬，目光炯炯。虚荣心使他们头脑发热。

其中还有一些是街区的知名人士，一名织毯工诗人要求朗诵一首他自己创作的诗歌：《利己主义者》，每节结尾句是：“人人为自己。”由于他有语言障碍，他把“利己主义者”读成“利己举义者”，把“人人为自己”读成“迎迎为纪己”。这是一首鞭挞那些宁愿坐在火炉边不愿上前线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的讽刺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寓言家的大脑袋，他耳朵上的军帽，扣在领子下的帽带，不会忘记他加重在那首小诗中所有词语的语气，神情狡黠地向我们爆出的那句结尾句：“迎迎为纪己……迎迎为纪己。”

与此同时，带着深重的低音，大炮也在歌唱，机枪的扫射声是它华彩的经过句。它歌唱快要冻死在大雪中的伤员，歌唱在公路的背壁上躺在结成冰块的血泊中垂死的士兵，还有随着不长眼睛的炮弹，穿过夜色从四面八方拥来的黑色的死神……

第八连的音乐会却一直热火朝天！

这时，我们进入到说粗俗下流笑话的节目。一个眼脸外翻、鼻子通红的爱说笑话的老头在舞台上扭个不停，台下观众如醉如痴地跺着脚，大声喝采：“再来一遍！再来一遍！”男人之间私下里讲的那种淫秽的话语逗得他们哄堂大笑，所有人的面孔都如同鲜花怒放。突然，随军食品小卖部的女管



理员被惊醒了，她被人群紧紧包围着，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紧盯着她，当老头子用他那嘶哑粗俗的嗓音唱着：“仁慈的上帝，酩酊大醉，如同……”时，她也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离开了木板房。马上就要轮到我的站岗了，真糟糕！我需要空间和清新空气，于是我踽踽独行了很久，来到塞纳河边。河水黑幽幽的，河堤上杳无一人。没有煤灯，漆黑一团的巴黎酣睡在一个大火圈中；炮火在巴黎城周围闪烁，高地上到处都亮着红色的烛光。冷风中，我听见离我不远处传来低沉、急促而又清晰的说话声。人们在喘气，在互相鼓励……

“嗨，拉！……”

之后，说话声突然停止了，仿佛人们正热情地投入到使人精疲力尽的繁重工作中。慢慢地我走近河边，借助从黑黑的河水里映出的朦胧的亮光，终于看出是一艘停在贝尔西大桥边的炮艇，正试图逆流而上。随着翻滚的波浪、左右摇晃的灯笼和水兵们拉绳的嘎吱声，炮艇上那些突出的部分、炮的后座以及士兵们同这凶险的河水与夜晚做斗争的所有波折都——显现出来。……勇敢的小炮艇，在这里的耽搁让它不耐烦啊！……它正焦急地用它的叶轮拍打着河水，激起一串泡沫……最后，费了好大劲终于使它往前移动了。勇敢的小伙子们！……当它从桥下开过，在夜雾中笔直地驶向召唤它的战场时，“法兰西万岁”这一洪亮的呼喊声在大桥下久久回荡。

啊！帝八连队的音乐会太遥远了！



## 拉雪兹神甫公墓之战

看墓人开始笑了：

“在这儿打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里可从来也没打过仗。那是报纸编造出来的……下面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只是小事一桩。二十二号晚上，那天适逢星期天，我们看见三十多名带着几门几十毫米口径的大炮和一挺新式机枪的人。占领墓地的最高处作为阵地，由于恰好是我管理那块地面，我接待了他们。他们把机枪架在离我看守亭不远的这条小路的拐弯处；他们的大炮则架在地面稍低的那块土台上。他们一到这里，就打开许多小祭堂。我原以为他们会打碎里面的东西或者全部掠走；但夹在他们中间的指挥官有令在先，简短地训导了几句：

“‘哪个猪猡第一个碰里面的东西，我就烧掉他的舌头……解散！……’

“那是一个佩戴着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勋章的白发苍苍的老头，看样子不是那种极随便的人。他的手下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必须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没有拿墓地里的任何东西，就连莫尼公爵那杖价值二千法郎的十字架也没动过。

“但是这些巴黎公社的炮手的确是一帮纠缠在一起的乌合之众。这些廉价的炮手一门心思只想用完他们三法郎五十生丁的高额军饷……应该看看他们在这间墓穴里所过的生活！他们成堆地躺在莫尼和法夫罗娜供着皇帝奶妈的墓室里。他们把食物放在香斯的墓室中阴凉的地方，那里有一泓清泉，然后，他们带了一些女人来。他们通宵达旦地滥吃滥



喝饮酒作乐。啊！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那些死人一定感到很奇怪。

“然而，这帮笨头笨脑的强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他们时不时地接到命令：

“‘朝卢浮宫开火……朝皇宫开火。’

“于是，老指挥官让大炮对准这些地方，燃烧弹猛力地飞向城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些看墓人知道得不确切。我们听见渐渐逼近的排射的枪声；但这些巴黎公社战士一点也不惊慌。他们觉得在肖蒙、蒙马特尔高地、拉雪兹公墓纵横交错的炮火中，在蒙马特尔小山丘爆炸的凡尔赛宫的军队能打出来是不可能的事。使他们清醒的是海军发射的第一颗炮弹。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我靠在莫尼的墓室边，抽着烟斗与他们呆在一起。听见炸弹飞过来时，我立即卧倒在地，还以为是发射失误，抑或是某个喝醉了的士兵在捣乱……散步去吧！五分钟之后就到了依旧灯火通明的蒙马特尔，另一串子弹像第一次那样又从上面垂直地向我们射了下来。遭这么一击，我们的这些炮兵立即丢下大炮和机枪，撒腿就跑，墓地范围太小。他们高喊：

“‘我们被出卖了……我们被出卖了……’

“只有老指挥官一个人独自留在炮弹下面，像一个魔鬼一样奔跑于他的排炮之间，当他发现他的炮手抛下他不管时立即嚎陶大哭起来。”然而，傍晚发饷的时候，有几个人回到了他身边。先生，你看，看着我那座看守亭。上面依然留着当晚跑回来领饷的炮手的名字。老头子喊着他们的名字，



并把名字——记在亭子上。“‘西丹，到！科德亚，到！比约，沃隆……’”

“您也看见了，只剩下四五个人，而且还有许多女人跟他们一起……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发饷的夜晚。山下面，巴黎在燃烧，城市饭店，阿尔塞纳尔图书馆，装满粮食的谷仓，都淹没在火海之中，映得拉雪兹公墓如同白昼。巴黎公社战士试图重新掌握大炮，但他们人手不够了，而且，蒙马特尔高地让他们心惊胆战。于是，他们进了墓室，开始同他们的姑娘一起吃喝玩乐。老头子神情可怕地坐在两块巨大的石像中间，在法夫罗娜墓室的门边，看着巴黎葬身火海。他好像不相信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夜晚。”“从这以后，我就不大清楚发生的事了。我回家去了，就是那边那座在树枝掩映下的小木棚，您可以看见的。我太疲惫了，就和衣躺在床上，彻夜亮着油灯，就像是在暴风雨之夜……突然，有人急促地敲门。我的妻子战战兢兢地跑去开门。我们原以为是那些巴黎公社战士……是海军士兵。一名指挥官，几个中、少尉和一名医生。他们对我说道：“‘起来……给我们弄点咖啡。’”“我翻身下床，给他们准备咖啡。我听见从墓地里传来低声谈话的声音，一阵隐隐约约的骚动，仿佛所有的死人都醒过来了，准备进行最后的审判似的。军官们站在那里很快地喝完咖啡，然后带着我跟他们一起出去了。”“外面布满了士兵，水兵。他们把我安排在一个班的前头，我们开始搜查墓地，挨个儿检查坟墓。士兵们不时地发现树叶在抖动，便朝小路深处、半身雕像或铁栅栏开枪。士兵们在这里那里发现个别藏在祭堂角落里的不幸者。他们一下子全完了……这就是我的那些炮手们的结局。在我的看守亭前面，我发现他

— 猿 —

